漢書疏證

漢書疏證卷二十八

吳 沈欽韓撰

萬石衛直周張傳

萬石非史例也史遷之謬班當改正嚴延年蒭勤秦彭家世並有萬石之號

受書謁

與陳平傳相關令恭敬者受書謁則門無畱賓

上大夫祿

尹文子大道篇魏王立賜獻玉者千金食上大夫祿漢無上大夫通以中大夫二千石者當之

入子舍

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子侍親所退坐之處大子坐東廂視膳郎子舍也上文云謁親則在親所非私室矣師古以俗說諸房解之陋甚

中帬廁牏

士喪禮記注中帶若今之褌襂褌嘉靖本作襌惠棟曰褌襂一名複襂廣雅複襂謂之裲襠猶褌也襂有褌複唐人要儀禮要義宋義曰中帶若漢時褌襂陸氏襌作褌魏了翁撰

中帶中帬一耳孟康謂牏爲受糞函是也說文牏築墻短版若云牏爲小衫故言廁蓋糞函以短版爲之晉灼曰一、世謂反閉小袖衫爲侯牏按釋名反閉襦之小者

也卻向著之領含于項反于背後閉其襟也（此今小兒著之以襟垢汗）又云齊人謂如衫而小袖曰侯頭侯頭猶言解瀆臂直通之言也則反閉侯頭本是二物又不作腧聲同而義迥別晉灼說非（廣韻襆褕小衫則侯頭乃襆褕之訛腧當爲褕耳）

贖罪

唐律疏議云晉律應八議以上皆留官奴贖勿髡鉗笞也按唐律贖以銅漢蓋贖以粟也

以戲車爲郎

鹽鐵論除狹篇賢良曰今吏道壅而不選戲車鼎躍咸出補吏西京賦建戲車樹修旃通典（樂六）舞輪伎蓋今之

戲車輪者御覽五百六十六梁元帝纂要百戲起於秦漢戲車見李尤平樂觀賦

劍人之所施易

施讀如字言劍服用所施故常易也

陰重不泄

周書官人解民生有陰有陽不可不察管子宙合篇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此陰重之謂也

溺袴

方言小袴謂之䘯衧郭云今襩袴也廣雅絝紹謂之袑

集韻袑說文袴上也一曰絝襠也龍龕手鑑䘯衧行縢

小袴也通按之𧞣袴即小袴聲近亦義近也師古解爲藉尿陋矣

治刑名

趙策二 蘇子謂秦王曰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孔叢公孫龍好刑名以白馬爲非白馬（尹文子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形名不可不正）此刑民當爲形名也史還云法家嚴而少恩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眞藝文志申商之徒爲法家尹文公孫龍等爲名家二家相去絕遠漢亦以法家爲刑名鼂錯學刑名于張恢生者是也張

歐所治則公孫龍之刑名管韓說苑等書凡形名皆爲刑字荀子彊國篇愛利則形韓詩外傳六並作刑詳觀傳文自有區挈師古謬說

面而封之

史記作面對而封之按面四封上其奏使知當死小司寇讀書則用法鄭司農云若今時讀鞫已乃論之唐書百官志大理寺丞徒以上囚則呼與家屬告罪問其服否晉灼說是面封者恐囚有冤也册府元龜五百十六監決御史覆劾

文三王傳

西至高陽

高陽非縣蘇林謬也見酈食其傳

梁東苑

西京雜記梁孝王苑中有白靈山落猨岩栖龍岫鴈池鶴洲鳧島諸宮觀相連奇果佳樹瑰禽異獸靡不畢備

元和志兔園在宋州宋城縣東十里

平臺

任昉述異記梁孝王平臺至今存有蒹葭洲鳧藻洲梳洗潭元和志平臺在宋州虞城縣西四十里商邱縣志縣東北十七里有平臺集接虞城界

出稱警入言蹕

警若後世之鳴鞭喝探也唐輿衛志駕發前七刻擊一鼓爲一嚴前五刻擊二鼓爲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有司陳鹵簿前二刻擊三鼓爲三嚴諸衛各督其隊與鈒㦸以次入陳殿庭乘輿出黃門侍郎前奏請發鑾駕動警蹕鼓傳音宋儀衛志鳴鞭十二人唐及五代有之周官條狼氏執鞭趨辟之遺法也續志謂之辟車卒內侍二人執之鞭稍用紅絲而漬以蠟行幸則前驅而鳴之視朝晏會則用於殿庭

乘輿駟

續輿服志乘輿所御駕六餘皆駕四天子乘者駕六五子之歌正義云公羊說天子駕六故石慶為上御舉策言六馬按此蓋禮之佐車秦漢為副車其馬為駙馬宋史儀衛志之誕馬散馬也

議格

史記如淳曰枝閣不得下文子上德篇枝格之屬有時而弛說文作輅云枝格聲

軒丘豹

廣韻漢複姓四十四氏楚文王庶子食采于軒丘其後為氏

北獵粱山

一統志梁山在泰安府東平州西南五十里接兗州府
壽張縣界
徙代王于淸河
一統志淸陽故城在廣平府淸河縣東漢爲淸河郡治
代王義徙爲淸河王都于此
爲廣宗王
一統志廣宗故城在廣平府威縣東
爲濟川王
應邵曰郎濟陽縣也方輿記要濟陽城在開封府蘭陽
縣東五十里

爲大河郡地理志宣帝甘露二年爲東平國

罍尊

詩正義五經異義云毛詩說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金飾龜目蓋刻爲雲雷之象按司尊彝六尊皆有罍則形模各如尊而其刻鏤皆爲雷文也博古圖有犧首罍象壺皆雷文此漢寶古器之始

措指

淮南繆稱訓猿狖之捷來措注措刺也按周禮鼈人籍魚鼈措籍字字或省耳莊子攓鼈同作笮者義亦通說林又云猿狖之捷來乍卽笮之省

睢陽人犴反

注云犴姓按廣韻當作馯葢傳易者有馯臂子弓史記作𩒿犴反則犴非姓也下文睢陽太守睢陽非郡史記作淮陽此傳寫之誤

收兵伏藏私府

王國官有私府長

中冓

廣雅冓昔暮夜也玉篇引詩亦作冓中夜之言也釋文韓詩傳云中冓謂中夜淫辟之言也按鄭箋以冓爲構成義可通師古解爲堂構豈其淫失之事在此處乎不

辭甚矣

王肯策戒

按蔡邕獨斷天子之書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策策書以命諸侯王三公戒策以戒敕刺史太守此戒策即梁王有譴嘗被敕教戒者也豈謂初封時策命哉師古輙喜杜撰可笑

賈誼傳

召置門下

所謂門下議生

亦夫子之故也

何焯曰但以自譬則皆追傷屈子之辭耳當從李奇注顏說贅矣史記故作辜文義尤明按如師古解則賈誼不勝怨望矣豈立言之體乎彼于空疎處喜弄聰明其實不如藏拙

變化而嬗

服云音如蟬謂變蛻也按方言嬗蟬未續也楚曰嬗又云蟬出也蟬蛻即有出義其將蛻即未續之義展轉相生服音義並是

水激則旱矢激則遠

鶡冠子世兵篇語也旱作悍

坱圠無垠

楚詞坱兮圠兮王逸云坱霧昧也說文塵埃也玉篇圠

山曲音軋

夸者死權以上語見鶡冠子

傛若囚拘

玉篇傛求敏口窘二切引此文謂肩傴僂也與蘇林音

異義同荀子儒效篇傀然若終身之虜楊倞云傀字書

無所見葢環繞囚拘之貌則與此傛字同文選作窘廣

韻窘痺也史記作攌義與梱同集韻閉門機也

受蠢坐宣室

列女辨通傳禱祠供具備禮御釐受福少牢饋食禮來女孝孫鄭注來讀曰釐釐賜也詩旣醉疏引釋詁云釐予賜也蓋受神之嘏饋食禮祝以嗇黍授主人是也應邵謂祭餘肉按僖四年左傳太子申生歸胙于公晉世家作歸釐于君則釐即胙也續志注丁孚漢儀桓帝祠恭懷皇后嘏辭賜皇帝福太常再拜太牢左辨以致皇帝是漢以受胙肉爲受釐之證也其郡國祠祭亦致釐京師風俗通泰山廟太守自侍祠燔柴上福脯三十朐縣次傳送京師御覽八百六十三桓譚新論曰九江太守龐眞安縣令高受社祭釐有生牛肉二十斤劾以主守自盜

搶攘

莊子在宥篇儒墨卷傖囊而亂天下音義云獊囊猶搶攘

陸讀囊如字音灼音傖非也當如蘇音

屠牛坦

管子制分篇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淮南齊

俗作屠牛吐

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

從祖果堂徵君云也當作他連下所字絕句謂諸侯地

被削多入于漢者則國小而其子孫有不得侯故爲之

徙其侯并封其子孫他所如其被削之數償之也注誤

利幾

利幾反在高紀五年

胡委裘

呂覽察賢篇堯之容若委衣裘以言少事也韓詩外傳九君子之車也綏如安裘繁露立元神篇形如委衣安精養神按言天子

淵默之福不必泥上遺腹解

方病大瘇

爾雅釋訓骬瘍爲微尰足爲尰說文亦作尰此瘇字誤

一指之大幾如股

秦策范睢謂秦王未嘗聞指大于臂臂大于股韓非楊

權篇胼大于股難以趣走

惠王親兄子也

何焯曰當作哀王

斥候望烽燧

高誘兵略注斥度候視也墨子號令士候無過十里居

高便所樹表表三人守之雜守云望見寇舉一烽入境舉二烽口口舉三烽口郭舉四烽口城舉五烽按其字多誤御覽三百五十五晉令曰誤舉烽燧罰金一

斤八兩故不舉者弃市

長此安窮

言以此為久長何所究竟也讀作長養非

偏諸緣

廣雅編緒縿紃絛也說文絛扁緒也如湻謂絛是也偏諸卽編緒之假借巾車條纓五就鄭注條讀爲絛其樊及纓以絛絲飾之而五成段玉裁周禮漢讀考云說文絛偏諸也則古文說文亦作偏諸

立而誶語

釋詁誶告也廣雅誶諫也此言毋不得擅取須相告非反脣也

與公併倨

呂覽異用篇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

有恙乎是以公爲祖釋名夫之兄曰公俗或謂舅曰章又曰公淮南泥論宋人嫁子若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此以舅爲公也

慈子者利

新書時變云其慈子者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倫理也其不同禽獸懃焉耳懃僅是此正謂其如禽獸惟知將雖甘鷹也師古謂惟此小異于禽獸謬甚

乘傳而行郡國

按當緣鼂錯入粟之請得賜高爵其納粟于邊又許乘傳過郡國也如淯解入粟拜官爲使者固非師古言詐

仲稱令徵徵發亦無理

在于刀筆筐篋

文子徵明篇察于刀筆之迹者不知治亂之本荀子王制篇亡國富筐篋

筦子頤雜

見牧民篇師古解徒費筆墨不知筦子爲管仲豈能讀漢書

記過之史

新書作司直之史過與唐龍朔三年東宮官屬置司直本此

徹膳之宰

通典乾封元年皇太子久在內不出典膳承邢文偉請減膳上啟曰今史雖闕官宰當奉職忝備所司不敢逃死謹守禮經遽申減膳

不習爲吏視已成事

新書保傅作不習爲吏而視已事大戴作如視已事韓詩外傳作觀之成事

前車覆後車戒

說苑善說篇魏公次不仁曰周禮曰前車覆後車戒大戴保傅作鄙語新書連語引作周諺文選注晏子引作諺曰荀子成相篇

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

胡學之人

荀子勸學篇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

則言者莫敢妄言

韓非子南面篇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

則人臣莫敢妄言矣

冠雖敝不以苴履

韓非外儲左貫仲說紂曰冠雖穿敝必帶于頭履雖五采必踐之于地文子上德篇冠則戴枝之統則足躡之 玉篇統脚衣

輸之司寇

新書階級作司空按漢無司寇百官表都司空令如淳引此文正作司空師古妄人由彼改爲司寇耳以其注知彼所改

臾詬亡節

荀子非十二子偷儒而罔無廉恥而忍謑詢是學者之鬼也注謑詢詈辱也廣雅詢駡也駡即臾之訛

挺之

廣雅挺取也淮南俶眞訓撢掞挺挏世之風俗高誘曰挺挏猶上下以求利便也方言秦晉之閒凡取物而逆

謂之簒楚部或謂之掘

慅嬰

荀子正論墨黥慅嬰楊倞曰當爲澡纓鄭云凶冠之飾令罪人服之愼子作草纓按此麄纓亦必有誤以毛作纓于古未聞家語五刑作䵣纓或是務字罪人之冠去纓也

請室

新書或作淸室蘇林音潔淸蓋請室令先驅淸道字本當爲淸列子說符白公死于浴室淮南道應訓同淸室蓋古之浴室有罪者自欲洗濯之義呂覽精諭篇作法室非矣

又新書耳痺篇大夫種繫頸謝室又請之誤

守圉扞敵之臣

圉同禦月令正義圉止也管子書禦皆作圉

金城

管子七法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女說苑說叢

犬吠不驚命曰金城

長太息者此也

新書等齊篇以諸侯母妻稱號羣官皆同天子爲六太

息之一又銅布篇爲太息之二

梁起于新鄭以北

一統志新鄭故城在潁州府太和縣北七十里章帝時
爲宋公國俗訛曰宋王城
以漢爲土德色上黃
按班氏以誼術爲疏宋書歷志云按鄒衍五德周爲火
行衍生在周時不容不知周氏行運且周之爲年八百
秦氏卽有周之建國周之火木其事易詳且五德更王
惟有二家之說鄒衍以相勝立體劉向以相生爲義假
使卽劉向之說周爲木行秦氏代周改其行運若云相
勝則克木者金木相生則木實生火秦氏乃稱水德理
非謬然斯則劉氏所證爲不直矣張蒼司秦柱下備覩

圖書且秦雖滅學不廢術數則有周遺文雖不畢在據
漢水行事非虛作賈誼取秦云漢土德蓋以漢是代秦
詳論二說各有具義張蒼則以漢水勝周火廢秦不班
五德賈誼以漢土勝秦水以秦爲一代論秦漢雖殊而
周爲火一也然則相勝之義於事爲長難者云漢高斷
虵而神母夜哭云赤帝子殺白帝子然則漢非火德而
何又不然矣漢若爲火則當云赤帝不宜云赤帝子也
葢由漢是土德土生乎火秦是水德水生乎金斯則漢
以土爲赤帝子秦以水爲白帝子也難者又曰向云五
德相勝今復云土爲赤帝子何也答云五行自有相生

之義相生之義不得以相勝㡬相生相勝者以土勝水耳相生者土自火子義豈相

袁益龜錯傳

君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

温嶠于王敦前陽醉擊錢鳳正用此法

騁六飛

宋書禮志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飛謂飛黃也

亡何

言無如吳王何但說王勿反可耳穀梁傳亡乎人矣

隊帥

通典司馬穰苴曰十伍爲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

辟吾親

辟讀若夜辟諸大墓音避非

屐步行七十里

史記作杖步行七八里此謂蓋解節旄以其仗搘而疏步也吳璧梁郊本裁七八里易得脫若七十里之遠吳豈不能以一騎追捕乎屐又疑屩之訛方言麻履謂之

不借粗者謂之屩

以知術數也

韓非定法篇申不害言術術者因能而授官循名而責

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此人主之所執也又申子曰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

得地形

管子地圖篇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孫子地形有通挂支隘險遠按錯此篇所言大抵本管子也

卒服習

孫子九地篇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吳子論將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按服者服

兵將故敵敵易將兵家所忌習者習其技吳子治兵云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以至千人萬人者是也又有水土南北之宜明史兵志補伍之例北人往南極邊南人往北極邊大學士楊士奇言南北異宜更易其地瀕于夭折良可痛心請從南北所宜發戍以便兵政兵部侍郎鄺埜以紊祖制寢不行憲章類編成化二年巡撫山西都御史李侃奏臣嘗讀陸贄論守邊事有曰直北邊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自非生于其域者孰能盜其居而狎其敵也南際遐荒山嵐瘴氣亦惟生于其域者方能服習水土今南方之人補西北軍伍西北之人補南方軍伍谷不相宜多致疾病追逃俱不得用茲山西人當補南軍者就令補山西邊衛南人當補北軍者就令補南方各衛庶各得其所而習于戰鬭矣按明初立爲此制意欲兼習其長不知兩無所補又非宋藝祖習勞之意也蓋爲弊在漢以內郡人戍邊地其患苦亦同故鼂錯于募民徙塞下極言之

器用利

吳子論將篇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宋史兵志熙寧七年始制軍器監總內外軍器之政帝于一弓一矢一甲一牌之用無不盡心弓日濶閃促張弓罷長弱舊法矢日減指箭牌以樂竹穿皮爲之以易桐木牌改素鐵甲爲編挨甲其法精密乃劉昌祚尹抃閻守懃等所定制度軍器所萬全軍匠以三千七百爲額東西作坊工匠以五千爲額

六韜軍用篇甲士萬人強弩六千戟櫓二千矛楯二千修治攻具砥礪兵器爲巧手三百人此舉兵用之大數也

步兵之地

六韜戰步篇太公曰步與車騎戰者必依邱陵險阻長

兵強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眾而至吾惟堅陳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按彼徒我車子突所以處戎毀車卽卒魏舒因之克敵

車騎二不當一

六韜均兵篇車騎不敵戰則一騎不能當步卒一人三軍之眾成陳而相當則易戰之法易地一車當步卒八十人一騎當步卒八人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一騎當步卒四人又奇兵篇深谷險阻者以止車禦騎也

按以下用陳並本管子參患篇

車騎之地

六韜均兵篇易戰之法五車爲列相去四十步隊閒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里爲聚二十車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閒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易戰之法五騎爲列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四步隊閒五十步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左右二步隊閒二十五步三十騎爲一屯六十騎爲一輩十騎一吏縱橫相去百步周還各復故處又戰車篇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三軍同名而異用也車之戰死地有十勝地有八騎有十勝九敗按六韜所言或是收軍結營之制不可以交鋒陷陣也通攷西麓周氏曰險形豈有相似者乃與平地一概區截已

是虛談車步騎相當得勢者勝安有定形不然車之所驟騎之所馳何止當幾人而已徒以易險兩字對相裁減不待知兵者知其謬也然均兵言所當亦止言其大略其得勢也當步卒八十人豈嘗有幾人哉此識之太過

弓弩之地

六韜奇兵篇强弩長兵者所以踰水戰也　唐書盛彥師傳李密叛將出熊耳山南乘險而東彥師領眾踰熊耳山南傍道而止令弓弩者夾路乘高刀楯者伏于谿谷令曰待賊半渡一時齊發弓弩據高縱射刀楯即亂出薄之或問曰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往洛實走襄城就張善相耳必當出人不意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展力一夫殿後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李密既渡陝州以爲餘不足慮遂擁眾徐行果踰山南渡彥出擊之密眾首尾斷絕不得相救遂斬李密

短兵百不當一

管子參患篇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

長戟之地

吳子圖國篇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

矛鋋之地

六韜軍用篇曠野草中方胸鋋挻郎鋋矛千二百具張鋋矛法高一尺五寸敗步騎要寇窮遮走北又林戰之法率吾矛戟相與爲伍林間木疏以騎爲輔戰車居前見便則戰不見便則止林多險阻必置衝陣以備前後更戰更息各按其部

劍楯之地

吳子應變篇此謂各戰雖衆不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輕足利兵以爲前行按厨人濮所云齊致死莫如去備

士不選練

宋史兵制太祖選强壯卒定爲兵樣分送諸道其後代以木梃爲高下之等散給諸州軍爲之等長杈委長吏都監度人材取之眞宗祥符中重定等杖自五尺八寸至五尺五寸爲五等戚繼光練兵實紀一曰練伍首騎次步次車兵次輜兵先選伍次較藝總之以合營二曰明膽氣三曰練耳使明號令四曰練手足使習技藝五曰練營陣詳布陳起行結營及交鋒之正變

險易異備

鄭司農注大司馬職險野人爲主人居前易野車爲主車居前

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

管子霸形以負海攻負海中國之形也明兵志延綏固原多土達驍勇精悍成化初韓雍征大藤峽猺獞出入山林用牌及取勝雍調土達以騎射摧之

輕車突騎

曹操孫子作戰注曰馳車輕車也通考神宗時以北虜將入寇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爲備沈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但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今之民車[illegible]大以牛挽之日不能行

三十里少蒙雨雪跬步不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恐兵間不能用耳

六韜軍用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螳螂武士三人共戰兵法謂之霆擊

後書吳漢常將突騎五千爲軍鋒

長短相雜

司馬法定爵曰五兵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强

遊弩往來

宋志神臂弓馬黃弩乃中國長技熙寧三年詔以涇原路蕃捉衙教陣隊頒諸路其法五伍爲隊五隊爲陣陣横列射兵二隊亦五伍列之其出皆以鼓爲節馬步皆

前三行鎗刀後二行弓弩附隊以虎蹲弩床子弩各一射與擊刺送出皆聞金即退預籍人馬之強者隱于隊中遇可用則別出爲奇衞公兵法七軍每軍弩手三百人弓手三百人

什伍俱前

通典魏武步戰令伍中有不進者伍長殺之伍長有不進者什長殺之什長有不進者都伯殺之宋兵志熙寧七年新定結隊法李靖以五十人爲一隊每三人自相得者爲一小隊合三小隊爲一中隊合五中隊爲一大隊餘押官隊頭副隊頭左右傔旗五人即充五十並相依附今制每一大隊合五中隊五十人爲之中隊合三

小隊九人爲之小隊合三人爲之亦擇心意相得者又選壯勇善槍者一人爲旗頭令自擇如己藝相得者二人爲左右傔自選勇悍者一人爲引戰又選軍校一人執刀在後爲擁隊凡隊內一人用命二人應援小隊用命中隊應援中隊用命大隊應援如逗撓觀望不即赴救致有陷失者本隊委擁軍校次隊委本轄隊將審觀不救所由斬之明志倭寇東南戚繼光調土兵製鴛鴦陣長短兵夾隊而進隊十二人一人居前爲長次二人夾盾次二人夾筅狼筅也次四人夾長矛次二人夾短兵次一火兵居後專事樵蘇偏則伍之兩則什之始爲五

行分為兩儀變為三才出以方陣變而員曲終結以直

銳中正旁奇

材官騶發矢道同的

旣夕禮注蒲菆牝蒲荎也此菆之正訓也以菆為善望文生義耳此作騶又不可以左傳文為據蘇林音騶是也列子仲尼篇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

矢相屬

革笥木薦

革笥盍馬韝管子小匡犀脅是也木薦蓋防牌韓策所云吹芮文苑英華九百十三張說王方翼碑云云以無甲乃

發思造六片木排袴關紐解合盡爲虎文木排袴卽木

厲也

各用其長技

陰符經絕利一原用師十倍

財擇

管子心術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注財同裁荀子富

國篇材萬物注材與裁同又作才趙策惟王才之

賫揟

六韜練士賫揟人虜欲掩迹揚名者聚爲一卒名曰勵

鋭之士

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

此謂北邊東起幽燕西至隴右河西也以漢郡言之上谷代郡漁陽右北平之塞當匈奴左地（左賢王所部）極于遼西明之邊鎮則大寧及遼薊二鎮今之土默特科爾沁等部落雲中雁門定襄五原之塞爲匈奴中地（直單于庭）明之宣府大同山西邊今歸化城吳喇忒部落上郡隴西北地之塞當匈奴右地（左賢王所部）極于酒泉敦煌延聯西域明之榆林寧夏固原甘肅今之鄂爾多斯青海而嘉峪關及酒泉塞哈密國爲車師地延袤萬餘里備多而力分其邊患漢與明略相似鼂錯時河西四郡尚未開

斥故言邊塞出於隴西

藺石渠答

墨子雜守藺石厲矢諸材器用皆謹又渠答大數里二百五十八渠答百二十九諸外道可要塞以難寇尉繚子兵議古人曰無蒙衝而攻無渠答而守是謂無善之軍 淮南氾論渠幨以守高誘曰渠塹也按吳語建肥胡奉文犀之渠注渠謂楯也按渠楯乃與幨蔽相類左思吳都賦戶有犀渠豈是犫塹之謂乎又按墨子云施答其外又云燒答以覆之而別有蒺藜則答與蒺藜爲二物蘇林以爲鐵蒺藜非也答是粗布東觀記公孫述爲馬援制答布單衣蓋以答爲幕禦矢石

復爲一城

通典守拒法城外四面壕內去城十步更立小隔城厚

六尺高五尺仍立女墻謂之羊馬城

爲中周虎落

六韜軍用篇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營環利鐵鎖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其護城䉛籬亦謂之虎落舊五代史慕容彥超設虎落以護城是也管子度地篇樹以荊棘上相穡著所以爲固也齊民要術作園籬法以酸棗榆欐種于牆基高三尺許相去一尺剗去橫枝隨宜夾縛務使舒緩急則不復得長至明年更剗其末又復編之高七尺便足數年長城共相蹙迫交柯錯葉特似房櫳火不能燔刀不能斫賊人相顧錯愕者也　蘇林以沙表跡之解離不合然李衛公兵法有之御覽三百二衛公兵法曰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原或刻爲獸足而印履于中途或上冠藪禽而幽伏于叢薄然後傾耳遙聽目深視按此候望之法也

買爵至卿

商子境內篇五大夫以上有客卿正卿

以其半予之

三略軍讖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孫子作戰

攻敵之利者貨也

營邑立城

尉繚子兵談量土地肥磽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

以人稱粟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

一堂二內二內東房西室也

假五百

尚子境內篇五百主短兵五十人
木皮三寸
尸子朔方之寒冰厚六尺木皮三寸北極左右有不釋
之冰
邑之賢材有
公羊宣十五年傳注其有辯護伉健者為里正
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鼂錯
按其令式至唐猶然文苑英華 四百七十八 張九齡策云嗣
魯王道堅所舉道侔伊呂科徵仕郎行秘書省校書郎
張九齡云云

充賦

此謂充貢于庭也通典三選舉長壽三年制始令舉人獻歲元會列于方物前以備充庭唐會要建中元年十一月辛酉朔御光政殿朝集使及貢士見自兵興典禮廢墜州郡不上計內外不會同至是始復

能明其世者謂之天

呂覽聽言篇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按周書武順解世世能極曰帝疑其處脫文

書凡三十篇

藝文志法家鼂錯三十一篇

故相誘以亂

韓非孤憤篇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汚而不避姦者也與此語意同

錯趨避東箱

公食大夫禮注箱東夾之前俟事之處

丞相青翟

百官表丞相嘉甃御史大夫陶青爲丞相此與荀悅漢紀皆訛爲青翟文苑英華蕭綸陶隱居碑云陶舍子青翟位至丞相則知其誤已在六朝傳本矣

張馮汲鄭傳

不下司馬門

如淳注宮衞令不下司馬門罰金四兩唐衞禁律無之

中渭橋

長安志在咸陽縣東南二十里本名横橋架渭水上程大昌雍錄秦漢唐架渭者凡三橋在咸陽縣西十里名便橋漢武帝造在咸陽東南二十二里者名中渭橋秦始皇造在萬年縣東南四十里者爲東渭橋不知始于何世

此人犯蹕當罰金

唐衞禁律車駕行衝隊者徒一年衝三衞仗者徒二年如淳云罰金四兩是唐律加重也

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弃市

唐盜賊律諸盜大祀神御物流二千五百里是唐律減輕也

山都侯王恬咸見釋之持平

果堂徵君曰咸當作啟連上句絕功臣侯表有山都貞侯王恬啟

結韈

御覽八十四帝王世紀曰武王至于商郊牧野王韈系解五人侍于前莫肯爲王係韈皆曰臣所以事君王非爲係韈也王乃釋旄而係之韓非外儲說左下云文王伐崇至鳳黃虛韈繫解因自結

呂覽不苟論作武王郭茂倩樂府有結韈子

父老何自為郎

方言凡尊老謂之傁或謂之父老此直呼馮唐為父老

下帝仍云父老知之乎師古云年已老非也御覽三百八十三漢武故事曰上書輦至郎署見一老翁鬚鬢皓白衣服不同上曰公何時為郎何其老矣對曰臣姓顏名駟江都人也文帝時為郎上問曰何不遇也駟曰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又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上感其言拜為會稽都尉按論衡逢遇篇作周人與此事同疑古有其語或為馮唐又為顏駟也

官帥將

吳語百人以為徹行行頭皆官帥韓非南面篇郭偃之

始晉文公有官卒曹操孫子注十車為官卒長一人馮奉世傳亦云趙

禡氏爲官帥將

拊髀

莊子在宥鴻蒙方將拊髀雀躍而遊音義本又作髀

將軍制之

六韜立將君親操斧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鉞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淮南兵略同　御覽七百六十三引淮南子曰閫以外將軍裁之與此傳同

尺籍伍符

丁壯名籍鄉大夫職七尺六尺並以長短數其年詩故

云尺籍也或以尺簡記其名數如宋時營營所執杖子也記事珠長篇都虞侯以上悉以所掌卒伍之數細書于所執之梃謂之杖記如笏記爲容齋隨筆于皇城司有一老兵執黑杖子以杖相示其上皆揭記士卒姓名營屯事件伍符者尉繚子束伍令曰五人爲伍共一符收于將吏之所若宋時軍中傳信牌也宋吏兵志傳信牌中爲池槽藏筆墨紙令主將掌之每臨陣傳命書紙納牌中持報兵官復書事宜內牌中而還主將密以字爲號驗毋得漏泄軍中事

魏尙槐里人也

藝文類聚陳留耆舊傳曰圉人魏尙高帝時爲太守有罪繫詔獄有萬頭雀集獄棘樹上拊翼而鳴尙占曰雀者爵命之祥其鳴即復也我其復官也有頃詔還故官

按疑是此魏尙訛文帝爲高帝或本圍人以吏二千石遷三輔也

病且滿三月

病滿三月則當免故優假之復賜告也唐會要八十一職事官假滿百日卽合停解長慶二年四月御史臺奏檢校司空兼太子少傅嚴綬疾病假滿百日合停敕嚴綬年位俱高須加優異宜依舊秩未要舉停此則出自特恩其常員則滿百日例罷皇甫湜集韓文公神道碑云病滿三月免

武帳

帳置五兵蓋以蘭錡圍四垂天子御殿之制如此有災變避正殿寢兵則不坐武帳也

積薪

文子上德篇慮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淮南繆稱訓同文子

關出財物如邊關乎

唐律疏議關市令錦綾羅縠紬綿絹絲布氂牛尾眞珠金銀鐵並不得度西邊北邊及至緣邊諸州興易過所關司捉獲者其物沒官若共化外蕃人私相交易及將物與蕃人計贓一尺徒二年半三尺加一等十五疋加

役琉

以諸侯相秩居淮陽

新書等齊篇諸侯之相尊無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

而逐鄭君

元和姓纂鄭幽公爲韓所滅幽公六世孫榮生當時

亡留門下者

御覽八百四十九 鬻子曰禹嘗據一饋而七起今鬻子作日七十起譌中不暇飽食曰吾不畏士留道路吾恐其留吾門庭四海民不至也

不過具器食

史記作算徐廣曰算竹器也按管子版法解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注云質竹器所以量物者音質經盲作成事以質此解曰用稱量也攷字書無質字說文籫竹器也則作算質者皆籫之壞脫此具字盎非風俗通愆禮篇大尉黃瓊葬豫章徐孺子負篼弁步齋一盤醱哭錢大昕正篼弁是算之訛然此本字亦與管子同作質皆籫之誤又士冠禮緇布冠各一匴注匴竹器名今之冠箱也則史記算字乃匴之省文鄭望文爲解故曰冠箱其實亦可通用貯食物

交情迺見

說苑叢談此下復有一浮一没交情乃出

賈鄒枚路傳

博士弟子

言博士弟子此最始亦疑弟子爲衍文

爲類除候騎

韓非說林公孫弘斷法而爲越王騎緽志之騎吏也

不移而具

新序刺奢魯孟獻子聘于晉　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

懸不移而具

阿房之殿

始皇作未畢而死故賈子過秦論秦本紀並言二世復

作之

下徹三泉

淮南俶眞訓下揆三泉上尋九天

蓬顆蔽冢

博物志徐州人謂塵土爲蓬塊通雅顆輯轉注曰莊子塵垢崔本作塚垢塚音塳齊人謂風塵曰塳堁

祝鶬祝鯁

書傳畧說子春曰天子重鄉養卜筮巫醫御于前祝饐

祝鯁以食窡車輪輪胥于就膳徹送至于家王逸九思仰長歎兮

氣飾結注飭結也穰與颸云與饒同

千八百國

呂覽用民篇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于湯而三千餘國

愛類篇禹疏河決江爲彭蠡之障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

王制正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

三臨其喪

喪大記君于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正義君于大夫大斂是常小斂是恩賜按隱元年公子益思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者熊氏云彼謂希也鄭則小斂焉為之賜則未襲而往按希字誤齊召南云當作彼謂丈夫也　魏書禮志太和十八年安定王休薨高祖自薨至殯車駕三臨旣服錫衰素弁加經十

九年詔曰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

爲之廢樂

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公羊傳

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士而往可也

術追厥功

困學紀聞祭義術者之術與述同

憐其衣赭書其背

書其罪于衣褚今時猶然周官司圜加明刑疏云以版

牘書其罪狀與姓名著于背表示于人是明刑也後書

河南尹李燮迻遇甄邵笞捶亂下大署帛于其背曰諂

賣友貪官埋母

大臣不得與宴遊

新書官人篇大臣奏事則俳優侏儒逃隱聲樂伎藝之人不並奏君樂雅樂則友大臣可以待君樂燕樂則左右侍御者侍

還舟青陽

水經注引蘇林曰青陽長沙縣也疑是此注今本脫去也輿地廣記潭州長沙縣故青陽地秦始皇二十六年荊王獻青陽以西是也

壤子

方言膿盛也秦晉或曰膿梁益之閒凡人言盛及其所愛偉其肥腯謂之膿注肥膿多肉也李善引方言注作瑋其肥盛盧紹弓校方言云偉當作諱按此壤子解爲盛子又以壤作膿並不可通穀梁隱三年吐者外壤食者內壤疏引麋信云齊魯之閒謂鑿地出土鼠作穴出吐皆曰壤是壤子王梁代者分土與諸子也

不幾

幾讀如冀列子黃帝篇履虛乘風其可幾乎韓非姦劫篇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矣

太子畏之

文選注列士傳曰荊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太子曰吾知其然也師古以爲太子畏而不信無理

爲燕尾生

燕策蘇秦嘗以曾參尾生激說燕易王不云爲燕尾生也韓策公仲數不信于諸侯諸侯錮之蘇代曰此方其爲尾生之時也與此語類鄒陽亦約略言之耳晉灼注云令閔王厚葬以獎齊此蘇代爲燕昭王非蘇秦也傾齊之事亦不止一端

白圭爲魏取中山

其事誤白圭不當魏文侯世詳古今人表

司馬喜髕腳

孜呂覽中山策所載喜非被刖者也

申徒狄

莊子盜蹠篇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于河韓詩傳一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于河崔嘉聞而止之申徒狄曰吳殺子胥陳殺洩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抱而沈于河按音義多云殷末人據韓詩則非也韋昭云六國時人御覽引墨子申徒狄謂周公云云疑殷時別有一人

徐衍

索隱云見莊子文選注二十論語摘衰聖承進讖曰徐衍守分身亡九三十論語讖曰徐衍負石伐子自貍守分亡身握石失軀

宋任子冉

史記作子罕爲是索隱疑其不與墨翟同時不知春秋後復有一子罕也詳古今人表

衆口鑠金

周語衆志成城衆口鑠金注衆口所毀雖金猶可消鬼谷子權篇衆口鑠金言有曲故也師古子此弄巧非本意御覽八百十一風俗

通稱俗說云云與師古同

齊用越人子臧

宋策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于荆韓非說林作臧孫子南盩此人後仕于齊又鹽鐵論相刺篇越人夷吾戎人由余待譯而後通並顯齊秦則子臧又名夷吾

叔孫敖三去相

莊子田子方篇肩吾問于叔孫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呂覽知分淮南紀論同師古所引絹丘封人語别見荀子無三去相事韓詩外傳同詳古今人表

於陵子仲辭三公

事見列女傳

軻湛七族

王充論衡語增篇傳語曰町町若荊軻之閭言荊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後誅軻九族其後恐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明永樂之瓜蔓抄亦不滅于此非徒傳語俗說也一里皆滅故云町町按師古但據刺客列傳無七族事遂去荊字云不知何人其熒惑後世有類私定蘭臺漆書經字者矣新序史記文選皆有荊字

要離燔妻子

見呂氏春秋忠廉篇

中庶子蒙之言

史記蒙嘉事並見燕策新序師古所傳之本脫嘉字耳

略不參究而妄云蒙者庶子名

里名勝母

淮南說山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尸子又云孔子至

宿

乎勝母暮矣而不

邑號朝歌

呂覽貴因篇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迴車之語虛

矣

詔訣

荀子勸學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

白徒

管子乘馬篇四乘其甲二十有八白徒三十人呂覽決勝篇廝輿白徒皆來會戰

失全者全亡

齊世家湣子兕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謹受令

請毋離前

一纏之任以下語

孔叢子貢告東郭亥同詳古今人表蓋古者箴銘之外復有

連語常資誦習亦盤盂書之類也後人不學乃以近見

者爲所出

畏其景此以下語

見莊子漁父 荀子解蔽篇涓蜀梁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景以爲伏鬼也仰見其髮以爲立鬽也背而走比而至其家失氣而死

滄

列子湯問注周書曰天地之間有滄熱善用道者終無竭孔晁云滄寒也

絕薪止火

呂覽盡數篇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

單極之統斷幹

按孟康說是也莊子則楊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司馬彪云極屋棟也又文選西京賦薛綜注三輔名梁爲極余目驗河陜間于高阜穿井深盇數十丈橫木爲梁兩頭鹿盧綆之繞梁鍥者數寸一人轉汲聲聞百步

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御覽七百六十三尸子語與此同索字作繩

石稱丈量

文子上德篇循繩而斷卽不過懸衡而量卽不差又上仁篇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淮南泰族說苑叢談並同

十圍之木

莊子人間世音義崔云環八尺爲一圍

北備榆中之關

元和志榆林關在勝州榆林縣東三十里東北臨河秦

卻匈奴之處隋開皇三年于此置城置榆林關西南至

上都一千八百五十三里方輿紀要秦置榆中關在廢

勝州北卽榆溪塞按始皇本紀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

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三十六年遷北河榆中

三萬家張守節正義曰北河謂勝州也榆中卽今勝州

榆林縣徐廣謂金城之榆中非也秦長城起自臨洮今

洮州廳是未得至西羌所居榆中也又趙䇿武靈王胡服率騎入胡出于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經之險至榆中辟地千里又趙世家秦之上郡近扞關至于榆中者千五百里皆謂榆林地也

不如海陵之倉

一統志海陵廢縣今泰州治倉在泰州東

不如長洲之苑

元和志長洲苑在蘇州長洲縣西南七十里

羽林黃頭

羽林騎自太初以後始有此篇蓋出武帝末年假託新

唐書王式傳忠武戍卒服短後褐以黃冒頭號黃頭軍

召拜乘爲弘農都尉

錢大昕曰弘農置郡在武帝元鼎四年而景帝時已有弘農都尉何也漢初弘農屬河南郡蓋爲河南都尉而治弘農元鼎中即因都尉治爲郡治耳愚謂函谷關本在弘農此弘農都尉乃關都尉也

乘尤高

西京雜記梁孝王遊平忘憂之館集遊士各使爲賦枚乘爲柳賦路喬如爲鶴賦公孫詭爲文鹿賦鄒陽爲酒賦公孫乘爲月賦羊勝爲屏風賦韓安國作几賦不成

鄒陽代作陽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絹五匹

相如善爲文而遲

西京雜記皐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

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皐廊廟之下高文帝策用相如入八十 漢武故事曰上好詞賦每行幸及奇獸異物輒命相如等賦之上亦自作詩賦數百篇下筆而成初不留思相如造文遲彌時而復成上每歎其工妙謂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遲可乎相如曰于臣則可未知陛下如何耳上大笑而不責

山邑丞

據蘇林注則舊本常山石邑丞晉灼所見偶誤而師古專巳輒目爲流俗書本惟庸故妄者也

鹽服先生

新書先醒篇懷王文帝子梁王問于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先生何也賈君曰此博號也爲先醒也淮南道應惠子爲惠王爲國法已成而云諸先生先生皆善之

斷者不可復屬

說苑政理篇衛靈公問于史鰌曰政孰爲務對曰大理爲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

自下劇上

風俗通皇霸篇莊王僭號自下摩上

竇田灌韓傳

觀津人也

方輿紀要觀津城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三十三里九域

志武邑縣有觀津鎮

宗室諸竇

索隱引姚氏云似是與國有親戚屬籍者亦得呼爲宗

室按下文云灌夫得竇嬰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則宗室

單指竇嬰明矣禮外宗兼母之黨雜記外宗爲君夫人

猶內宗也鄭云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服

問又有外宗鄭云君外親之婦正義熊安生云凡外宗有三周禮外宗之女有爵通卿大夫之妻一也雜記姑姊妹與從母之女皆為諸侯服斬二也此女外宗之婦若姑之子婦從母之子婦其夫是君之外親服斬其婦亦名外宗為君服期是三也按異姓女子子嫁適名外宗則外戚為宗室信矣又秦策司馬錯曰周天下之宗室也此謂天下所尊則竇嬰最賢亦為諸竇之尊也日知錄凡人之同宗者即相謂曰宗室左傳昭六年左師曰女喪而宗室于人何有魏書胡叟傳叟與始昌雖宗室性氣殊詭不相附此則又宗室通稱之證也師古但知劉氏宗室三家村學究耳

夷將軍

說文奭盛也燕召公名讀若郝言此者別于目衰之奭毛居正六經正誤反以路車有奭爲奭非也商子墾令貴酒肉之價豈不能喜酣奭此當爲盛義也此注以奭爲怒貌音赫按詩箋赫怒意廣雅赫怒也又莊子秋水篇音義詩箋云以口拒人曰嚇奭與赫亦通用史記鄭奭七略作鄭赫字正當爲赫耳史記作盩索隱云奭卽盩之訛

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

史記北鄉者南鄉是也士昏禮贊見婦于舅姑舅席于阼姑席于房外南面是東鄉尊于南鄉漢書本文疑亦作南師古妄解爲北耳說苑君道郭隗曰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厮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

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是東面尊于南面也

胏附

史記正義引顧野王胏腑腹心也駁顏解爲謬云又改腑爲附就其義重謬以此推之知漢書中假借不全之字乃荆軻裴駰去姓名皆師古所私竄改也

墨墨

荀子解蔽口可刼而使墨云（注云言也按墨與默同管子亦作墨墨）

遂死吳軍中

御覽三百八十六 漢語曰潁川張欽孟孝吳楚反與亞夫常爲前鋒陷陣潰圍旁人觀曰壯哉此君欽聞自矜遂死

[illegible]按此傳云張孟但舉其字文不全也

引繩排根

廣雅根引也廣韻根急引 玉篇根拔也集解孟康云引繩以持彈索隱云漢書作拼彈按今本脫拼字

將軍雖貴

按翁見為丞相而稱之將軍史家駁文

避席膝席

按燕禮坐行之注若今坐相勸禮云坐者今之跪也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此避席之義也主人東北面獻于公公拜受爵不言降拜則膝席之

義也

呫囁

玉篇呫嘗也穀梁傳曰未嘗不呫血之盟嚼口無節亦私講按此字當爲詁譊廣雅詁言也說文作詽詽多語也又讘多言也韓非姦劫篇讘誄多誦先古之書與此

尉

程李俱東西宮衛尉

玉海一百五十五 未央在漢城西隅而長樂乃東隅也李吉甫元和志言兩宮相去止隔一里此一里所卽武庫

辟睨

[illegible]十二年傳注陴城上俾倪墨子備城作俾倪字皆假借宋史儀衛志大駕鹵簿有俾倪十二以爲城上小垣管子正世篇民力罷則不能毋墮倪與此辟睨同義呂覽序意日倪而西望知之爾雅釋魚鼈左倪右倪郭注以爲庳此仄以倪爲下也

不折必拔

秦策范睢謂秦王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韓非楊權篇爲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疏木枝數披黨與乃離

後不堅

史文惟言鄭當時對不堅故上怒其局趣本傳以此左

邇

皆魚肉之乎

按朝議令魏其得申亦不過兩解而止王后之意必欲以殺僨嬰豈賢婦人乎故母后不當預聞國事東朝廷之辨適見武帝之庸暗非孝也

不自喜

韓非外儲左魯人有自喜者見長年飲酒不能釂則唾之亦效唾之自喜者蓋效善之意師古解誤

詔書獨藏婁家

玉海六十一唐故事中書舍人掌詔誥皆寫兩本一爲底

書爲宣崇文總目有宣底八卷按沈括筆談晚唐樞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卽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于籍謂之宣底如今之聖語簿也此葢常行事目皆然不獨唐也況大行遺詔豈有無副而獨藏私家者此主者畏蚡而助成其罪也

矯先帝詔書

唐詐僞律諸詐爲制書及增減者絞未施行者減一等

按漢論矯詔害不害或可以意輕重不若唐律但分已施行未施行也

陽病痱不食

靈樞熱病篇痱之爲病也身無痛者四肢不收智亂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則不能言不可治也論衡訂鬼篇

鬼毒中人微者卽爲腓

飛語

鶡冠子武靈王問龐煥曰寡人聞飛語流傳

謼服

晉灼云得杖呼跔按此假爲謼東方朔傳作謈說文謈

大呼自勉釋詁㦒㦒㤁也釋文云本又作謈是㦒謈跔

音義同

梁成安人也

地里志潁川陳留二郡並有成安縣此陳留之成安其時屬梁國也潁川之成安今在汝州東南陳留之成安方輿紀要云在開封府杞縣城東後漢廢風俗傳成安縣今名利望亭

曾不省也

詩皇矣變省善也

投窒高如城

符堅投鞭斷流生此

聚之廣武常谿

方輿紀要廣武城在代州西十五里今雁門山下州北三十

五里有水東南流經州城外東關廂名東關水又南入滹沱或謂之常谿水一統志引郡國志云雁門有常谿水合注滹沱即此今按司馬彪志無及劉昭注無此文乃寰宇記代州下所引郡國志葢周隋閒所撰也

功不百者不變常

商子更法杜摯曰利不百不變功不十不易器

聖人因于時

管子霸言聖人知輔時不能違時智者善謀不如當時

射且潰之癰也

秦策蘇代曰以天下擊齊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

北發月氏

管子地數篇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大戴記五

帝德北山戎發息愼孔廣森補注發北發也

不能入魯縞

淮南說山矢于十步貫兕甲於三百步不能入魯縞

入武州塞

一統志武州故城在朔平府左雲縣南馬邑故城今朔

州治

逗橈當斬

齊策田忌戰而不勝曲橈而誅

至也

史記作致他亦人名不知傳本孰誤

引

續志乘輿大駕公卿奉引按引前導也晉輿服志太尉司徒司空引從駕驃騎中道宋史儀衛志大駕鹵簿象六最在前以試橋梁次六引第一開封令第二開封牧第三太常卿第四司徒第五御史大夫第六兵部尚書兵部主六引諸隊大角五牛旗輿服志政和六年詳定官蔡攸言大駕之出自漢光武時始有三引先河南尹次執金吾次洛陽令先尊而後卑也按本志乃法駕非大駕也誤引後魏亦三引先平城

令大司隸校尉次丞相先卑而後尊也無考唐兼用六引

五代減爲三後周復增爲六本朝因之

深中

燕丹子田光其人深中有謀疇非十過爲知伯之爲人

厲中而少親披厲中者少親則深中爲篤行矣孔叢子抗志篇思永以後人爲愿深人爲善

屯右北平

方輿紀要漁陽廢縣今薊州治密雲縣志在縣西南三十里一統志

北平城在永平府玉田縣界水經注鮑邱水東經右北

平郡故城南魏氏土地記曰薊城東北三百里有右北

平城史記正義幽州漁陽縣東南七十七里北平城郎
漢右北平也按此皆指後漢遷治土垠之右北平也紀要
土垠廢縣在薊州豐潤縣西北六十里前漢治平剛之右北平當益在東
北故大寧衛界今喀喇沁旗地湮没不可考矣
景十三王傳
不遠千里
西京雜記河間王德築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
學士自奉養不踰賓客
孟子
趙岐孟子題辭云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

孟子爾雅皆置博士玉海據之爲信楊倞荀子序孟子漢氏亦嘗立博士按此傳則獻王始得之複壁中歧誤說也唐會要咸通四年進士皮日休請以孟子爲學科視明經例

三十餘事

集解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衆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艴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

文約指明

指當爲㫖說文廣雅並云㫖意也書中多誤爲指

苑囿狗馬

西京雜記魯恭王好鬭雞鴨及鵝鴈養孔雀鵁鶄俸穀

一年費二千石

以廣其宮

王延壽有靈光殿賦

非好氣力

西京雜記江都王勁捷能超七尺屏風

荼恬

據蘇林音今作余廣韻余姓也見姓苑

雷陂

卽雷塘寰宇記雷塘在揚州江都縣東北十里

八子

承秦女官史記秦昭王母芊八子孝文王母唐八子

荃葛

按荃不當爲絟寰宇記廣潮等州土產蕉布竹布皆緝其皮爲之廣東新語芙蓉布以木芙蓉皮積絲爲之能除熱汗赤雅南方草木可衣者曰卉服績其皮者有勾芒布紅蕉布弱錫衣苧蔴所謂淮南子弱錫細布一端數金績其花者有桐花布瓊枝布娑羅布其精者曰娑

羅龍段書貝布桃花布南中千葉桃花似牡丹穗長尺許織穗成布勝火浣多矣此荃字當如字讀廣東新語云蕉竹之屬皆荃也詳後書王符傳

建弟盱眙侯子國

按上云絕百九十一年不當僅爲建弟子疑子字誤

膠西于王端

禮記文王世子注云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

一近婦人病數月

素問痿論思想無窮所願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縱發爲筋痿及爲白淫故下經曰筋痿者生于肝

使內也注下經上古之經名也使內爲勞役險力費竭精氣按端之病以骨枯髓痿論所謂骨痿也惟其痿故近婦人益病也

無訾省

齊語訾相其質注訾量也（管子書多用訾字注各望文爲解云毀也限也思也）又呂覽知度篇訾功丈而知人數矣注訾相也相功力丈尺而知用人數多少又韓非亡徵篇發心悁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禮記少儀不訾重器注訾思也並是此訾省義蘇林解得之

帛布單衣

帛布絲布也用粗布爲之冊府元龜一六十唐文宗太和六年右僕射王涯准敕詳度諸司制度條件等其衫布制度四品以上官及常參供奉官請許通服絲布其不合服絲布者請敕下後限一月日內並須敗易會要十三一其𢷈子及諸色小所由並請服白布衫此絲布與布之差別也通典邢州廬州濠州壽州鄧州等貢絲布十匹即此帛布是也

榷會

廣雅榷杓獨梁也按獨梁惟一人得行韋昭云榷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爲之是此義唐律諸買賣不和而較固

取者注云較謂專畧其利固謂障固其市則較與榷通也

榷埋

顧炎武曰榷埋卽掘冢也按莊子外物篇儒以詩禮發冢以金椎控其頤南史蕭穎達傳梁州有古墓名曰尖冢欲有發者輒聞鼓角與外相拒椎埋者懼而退是椎埋爲發冢之徵矣淮南人間訓掘藏之家必有殃高誘曰謂發冢得伏藏卽椎埋轉注也

爲平干王

一統志廣平故城在廣平府雞澤縣東方輿紀要征和二年爲平干國

誅君之子不宜立
公羊昭十一年楚滅蔡傳文白虎通興滅繼絕云誅君之子不立君見弒其子得立何所以尊君防篡弒
吹毛求疵
韓非大體篇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索難知
勝對曰
或爲此對疑亦文士寓言非當時辭令按西京雜記魯恭王得文木一枚伐以爲器意甚玩之中山王爲賦云云恭王大悅則勝固優于文者
雍門子

如淯所說見說苑善說篇齊策又有一雍門子勸玉建無入秦

蘇林所說當亦有據

朋黨執虎

韓非內儲上龐恭謂魏王曰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魏策作龐葱　秦策莊語王稽曰三人成虎十夫

揉椎

叢輕折軸羽翮飛肉

魏策作羣輕折軸秦策眾口所移無翼而飛師古言鳥之所以能飛此何待言

昧不太山

按文脫一見字鶡冠子天則篇一葉蔽目不見太山

廣德夷王

水經注黟縣居黟山之陽漢成帝鴻嘉二年以爲廣德

國雲客王于此與地廣記本其說然勝本封中山雲客

弟又𢿱封廣平中間不應遠封宣州之廣德疑非也

有所避

釋名以丹注面曰的此本天子諸侯羣妾當以次進御

其有月事者止而不御重以口說故注此丹于面灼然

爲識女史見之則不書其名于第錄也說文姅婦人污

見也漢律見姅變不得侍祠

徒定王但張褎小舉手

通典樂五前代樂飲酒酣必起自舞詩云屢舞仙仙是也宴樂必舞但不宜屢前代譏在屢舞不譏舞也魏晉以來尤重以舞相屬謝安以屬桓嗣是也按後書蔡邕徙朔方赦還太守王智餞之起舞屬邕邕不爲報智銜之則漢世並以舞爲賓主歡也陶謙爲舒令郡守張磐舞屬謙謙不爲起强之乃舞舞不轉磐曰不當轉也曰轉則勝人此又如定王所云國小地狹不足迴旋以寓意者也御覽五百七十四 古今樂錄曰舞者樂之容也自大垂手小垂手或象驚鴻或如飛鷰則小舉手或是樂家

演其名爲小垂手也

成慶

秦策范雎說秦王成荆孟賁之勇焉註徐廣曰荆一作羌羌即慶也

大袴

方言大袴謂之倒頓按此即後世之袴褶也晉輿服志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世凡車駕親戎中外戒嚴服之隋禮儀志左右衛等大將軍侍從平巾幘紫衫大口袴褶兩襠甲唐宋因以紫衫爲軍校服宋史輿服志建隆四年范質與禮官議袴褶制度先儒無說惟開元雜禮有五品以上

用細綾及羅六品以下小綾之注襌衣複衣也故令文
三品以上紫襌五品以上緋襌七品以上綠襌九品以
上碧襌並白大袴今按襌是上服玉藻所云帛是襌鄭云
有表裏而無著漢謂短衣襯衫服爲短也大口袴則大袴皆武
士之服其來久矣

去好之

西京雜記廣川王去疾好聚無賴少年遊獵畢弋國內
冢藏一皆發掘據彼文此去下脫疾字

子瘉爲廣德王

此當爲廣川之訛

李廣蘇建傳

天下亡雙

韓非外傳九載晉生見梁王曰臣始以君爲好士天下無雙

然亦遠斥候

管子制分篇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晉語摯韓卽利而舍候遮扞衛不行衛昭曰晝則候遮夜則扞衛扞五十步而陳周軍之前後左右彊弩注矢以誰何謂之羅闔又二十人爲曹輩去壘三百步畜犬其中或覘前後或覘左右謂之狗附皆晝而設明而罷候遮二十人居狗附處以覘聽候望明而設昏而罷通鑑唐昭宗天復二年朱全忠穿蚰蜒壕圍鳳翔設犬鋪鈴架以絕内外宋史李全傳元圍李全于青州築長圍夜布狗砦

才半

急就篇注鐎刁斗也温器三尺而有柄趙希古洞天清

錄刁斗無足鐎斗有足

令將軍尙不得夜行

唐律疏議宮衛令三更三籌順天門擊鼓聽人行晝漏

盡順天門擊鼓四百訖閉門後更擊六百槌坊門皆閉

禁人行違者笞二十

登車不式遭喪不服

司馬法天子之義兵車不式城上不趨無遭喪不服語

彌節白檀

一統志漢白檀縣在今古北口外承德州界相傳在古北口東北一百四十里此眞漢白檀縣地按方輿紀要云白檀廢縣在昌平州密雲縣南白檀山在縣南二十里此本漢厗奚縣地後魏于此置白檀縣爲密雲治非漢之白檀也紀要誤

中石没矢

西京雜記李廣與兄弟共獵于冥山之北見卧虎焉射之一矢卽斃斷其髑髏以爲枕示服猛也他日復獵于冥山之陽又見卧虎射之没矢飲羽進而視之乃石也退而更射鏃破笴折而石不傷余嘗以問揚子雲子雲

曰至誠則金石為開 按呂覽精通篇以為養由基射光中石矢乃飲羽誠乎先也新序雜事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開事理並同豈傳者之夸乎然劉歆王充強以一隅之知難之又愚矣北史李遠傳遠陵之後也嘗校獵于沙構見石于叢薄中以為伏兔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周文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然則北史所載想非虛造果有其事矣

大黃

六韜軍用陷堅陳大黃參連弩潘岳射雉賦奉黃間以密彀 鍾鼎欵識右中郎將弩機上字云中郎將曹悅赤黑間按所謂黃間白間皆在弩機處名之也玉海一百五十武經總要今有參弓合蟬手射小黃皆古遺法

望氣

六韜王翼篇將有天文三人主司星歷候風氣通典雜占太公曰察氣者軍之大要當令三五人參馬登高若臨下察之進退爲候

而請妄校尉已下

張晏解妄猶凡也方以智通雅妄猶望也望猶視也如視二千石之詞諸妄言諸凡望此者也國策朱英言無妄之人史記作無望可證按此諸凡即成大凡之義張晏言妄爲凡者蓋謂凡庸人耳與妄一男子義同

禍莫大于殺已降

吳越春秋吳王曰吾聞誅降殺服禍及三世

爰臂

淮南修務訓羿左臂修而善射此亦如猨之通臂也或說猨臂猨臂何能善射師古反然之疑爰字卽其所刋落以證成兎爰爰之說耳

不嘗食

六韜勵軍篇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方就食三暑軍井未鑿將不言渴軍竈未炊將不言饑

發卽應弦而倒

北齊書斛律金傳云光所獲或少必麗龜達掖羨雖獲多非要害之所金云明月必背上著箭豐樂隨處卽下

手光可以語于李將軍之射矣

數奇

莊子大宗師音義畸人不偶也郭云不偶于俗奇同畸

爲太子中人

葢未有位號者猶唐宋宮人曰內人

至鹽水

方輿紀要鹽水在火州東有道從水中行火州在哈密西七百里即高[illegible]

昌裴矩西域記鹽水在西州高昌縣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地道路不可準惟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爲標驗

[illegible]輜重

通典李衛公兵法曰每統三百人簡取二百五十人分爲五隊第一隊爲戰鋒隊第二第三爲戰隊第四第五爲駐隊其下等五十人爲輜重隊擬戰日押輜重遥爲聲援若兵數更多皆此類

出遮虜鄣

元和志遮虜鄣在肅州酒泉縣北二百四十里李陵與匈奴戰處隋鎮將楊元于其地得銅弩牙箭鏃

出居延

明史地里志甘肅衛西北有居延城其東北有居延海

方輿紀要在甘州衛西北千二百里居延海在故居延城東北志云渡張掖河出合黎峽口傍河東壖屈曲行千五百里至居延海

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

一統志按浚稽山直受降城北趙破奴從朔方二千餘里李陵從居延出漢書言北延出漢書言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其山當在今土喇河及鄂爾渾河之間所謂龍勒水在東浚稽山南

以大車爲營

六韜軍用甲士萬人法用武衛大扶胥三十乘材士强

弩矛戟爲翼一車二十四人推之以八尺車輪車上立旗鼓按李陵以此車戰輜重固行陳備衝突晉馬隆討鮮卑樹機能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于車上亦是此法要其臨鬬仍用步騎初未嘗以車戰也

前行持戟楯後行持弓弩

六韜分險篇凡險戰之法以武衛爲前大櫓爲衛材士强弩翼吾左右必置衝陳便兵所處左軍以左右軍以右中軍以中並攻而前已戰者還歸屯所更戰更息必勝乃已通典李衛公兵法有賊將出戰布陣訖鼓音發

其弩手去賊一百五十步即發箭弓手去賊六十步即發箭賊至二十步內即射手弩手俱捨弓弩令駐隊人收其弓弩手先絡膊將刀棒自隨即戰鋒隊齊入奮擊其馬軍跳盪奇兵亦不得輙動若步兵被賊壓迴其跳盪奇兵馬軍即迎前騰擊步兵即須卻迴頓整緩前若跳盪及奇兵馬軍被賊排退戰鋒等隊即須齊進奮擊其賊卻退奇兵及馬軍亦不得遠趁審知賊驚怖散亂然後乘馬追趁其駐隊不得輙動

扺山谷中

六韜鳥雲山兵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爲敵所棲處山之下則

爲敵所就旣以被山而處必爲鳥雲之陳陰陽皆備或屯其陰或屯其陽處山之右備山之左處山之左備山之右吳子治兵三軍進止無當天竈無絕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

軍中豈有女子乎

通典李衛公兵法曰將婦人入營斬之商子兵守篇壯男過壯女之軍則男貴女而姦民有從謀

抵大澤葭葦中肩從上風縱

吳子論將篇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飆數至可焚而滅

縱火以自救

六韜火戰篇武王問曰敵人因天燥疾風之利燔吾上

風車騎銳士堅伏吾後爲之奈何太公曰見火起卽燔

吾前而廣延之又燔吾後敵人苟至卽引軍而卻按黑

地而堅處敵人之來又在吾後見火起必遠走

連弩

六韜軍用絞車連弩自副墨子備高篇臨以連弩之車

軍後嘗敢爲校尉所辱

文選注四十一引陵傳云被校尉笞之五十乃亡入匈奴

與此不同御覽引漢書亦多類此豈傳本不同乎疑莫

能質也

以黃與白爲幟

李衞公兵法大將行動持黃旗于前立如東西南北賊

各隨方色舉旗

陵居谷中虜在山上

通典一百五十九 周書陰符太公曰往無以返入無以出陷

于天井塡于地牢此騎之死地也

未至鞮汗山

方輿紀要鞮汗山在甘肅塞北舊志在遮虜鄣西北百

八十里

兵敗死矣

按陵察已軍之氣聽敵壘之音蓋有以知之六韜五音

篇微妙之音皆在外候又兵徵篇戎馬驚奔兵車折軸

金鐸之聲溫以休此大敗之徵也

及珍寶埋地中

六韜必出篇衝敵絕陳皆致其死先燔吾輜重燒吾糧

食明告吏士勇鬬則生不勇則死按孫子李靖亦俱有此語然謂候望不明偶涉危地爲敵所裹彼强我弱故涉血抽肝死中求生若李陵以連戰數十力盡氣死雖欲一戰其可得乎故孫子曰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皆謀之未然不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鼓不鳴

韓非說林荆王伐吳縛吳使沮衛蹷融曰殺以釁鼓答

曰死者皆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使鼓不鳴

自循其力環

荀子大畧篇反絕以環

范蠡徧遊天下

越絕范蠡要大夫種入吳伍子胥在自與不能關其辭蠡曰吳越二邦同氣其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乃入越大夫石買譏之于是遊于楚越韓詩外傳九范蠡行遊與齊地居奄忽龍變仁義沈浮

丈人行

尸子發蒙篇家人子姪和臣妾力則家富丈人雖厚衣服無傷也此以丈人爲家長也故單于比漢天子于丈

人行若泛然尊老之稱不當加一行字唐世亦呼婦翁爲丈人劉禹錫集劉氏集畧說云子壻博陵崔生關言曰某也鄉遊京師偉人多聞丈人新書幾何且去欲取此則一義也

及衞律所得降者

此下應有虞常二字蓋衞律長水胡人上文云長水虞常則常以長水胡屬律若不敘虞常沒匈奴之由則并此語爲贅

律知武終不可脅

新序節士篇律絕不與飲食又當盛暑以旃厚衣并來

三日暴武必意愈堅終不屈橈

乃徙武北海上

方輿紀要私渠北鞮海在山西漠外亦曰北海

檠弓弩

管子輕重甲十鈞之弩不得檠撒不能自正韓非外儲

右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

服匿穹廬

劉云服匿如小旃帳按今徼卒所宿若倚廬者是也范

成大石湖集河邊服匿多生口亦用劉說 南齊書陸澄傳竟陵王子

良得古器方腹而底平可受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

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後詳視器底彷彿有字可識如澄

所言又十國者秋南唐章僚使高麗有溫器名服匿狀中國之鐺其底方其蓋圓可容七八升其穹廬則大帳淮南齊俗訓作穹廬淮南諸夷傳高昌屋宇雜以百子帳又唐書吐番傳貴人處于大氈帳名爲拂廬元之斡耳朶今呼爲蒙古包蔡絛鐵圍山叢談古號百子帳北之穹廬也今俗謂之氊帳程大昌演繁露唐人昏禮多用百子帳特貴其名與婚宜而其制本出戎虜特穹廬拂廬之具體耳捲爲圈以相連鎖可張可合爲其圈之多也亦非眞有百圈也其弛張既成大抵如今尖頂圓亭子而用青氊通冒四隅上下便于移置耳

尸子御覽引駙馬共爲荆使于巴見擔酖者買之金葢騎

駙馬者謂之駙馬同參乘之稱也

區脫

荀子大略言之信者在乎區葢之閒楊倞曰區藏物處葢所以藏物者言有分隘不流溢也按脫與葢聲同今俗云邊際匈奴與漢連界各謂之區脫似不當以爲土室且候望自有樓櫓非居土室所辦

二十年不降

按此乃陳詞偶誤欲見武寃出不在多言一年

次曰衛將軍與車騎將軍

俱應以大司馬冠將軍之上史脫文

道家所忌

史記畧言王離曰爲將三世者必敗

浙江官書局刊

朱元煦校

許碩儒校

吳鴻望校